

# 幽谷深處的醫治

張文達

親愛的，祝你諸事順利，並祝你健康，就如你的靈魂常順利一樣。（若望三書 2 節）。

在天主的恩慈中，身體健康（外在）與靈魂（內在）順利是同樣重要的。因此耶穌走遍各城各鄉，在會堂裏教訓人，宣講天國福音的同時，又醫治各樣的病症。可見「醫治」從來都在救恩中。

筆者成長於小康之家，自少學業無成，在歪路上事業却一帆風順，但歪途上得到的只是短暫的歡愉，積下的却是無盡的罪孽，最終還是成了一名死囚，於牢獄中生活了二十六年。奇妙的是，自己創造了人生谷底，却在天主的恩慈中重投社會，更與一群平信徒創辦了一個更生服務的慈善組織「善牧助更生協會」，目的為陪伴在囚及出獄者找出一個人生的新路向。自身的經歷，加上與不同的囚友長時間共處一個空間，筆者深切體會到，人由第一次犯法（罪），甚而一犯再犯，這一切多不是為勢所逼，更不會是來自於興趣，而是源自於「病」，人心深處的「病」。

「不是健康的人需要醫生，而是有病的人」。記得在領洗當天心裡經常默誦的一句經文，就是馬爾谷福音 2 章 17 節的這一句。當時認定信仰就只是讓心靈有一點寄托，消消時間，並沒有想過，醫治在信仰、在生命中原來擔負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。眨眼間筆者領洗已有十多年了，由慕道到今天，數算下來更已是二十多個年頭，感恩天主的醫治從未或缺。

「我在監裡，你們來探望我」，筆者就是在囹圄中認識天主，更是於幽谷中得到醫治。從小到大，筆都認為有病就當然需要找醫生醫治，而所謂病當然就是指肉體、生理上的，因此從未察覺到「生命、心靈」都會患病，因而導致病得迷迷失失、魂離魄盪也不自知，最終傷己害人，痛嚙牢獄之苦。

由入獄之初就接觸到不同宗教，毫無疑問，正統信仰都是導人向善，但大膽斷言，在囚人士尋找信仰的原因，多不是因為那一個「善」字，而是尋找一份釋放、一份平安，更深層地說，背負罪責的人，渴求並尋找的是一份他們也不自知的「醫治」。不難理解，在囚者大多是抱著「食得鹹魚抵得渴」的心態服刑，說穿了就不過是「知自己衰乜嘢」，但這一份「知衰」不是改惡從善的良方，反之正正是在囚者內在良知的擠壓、對自我尊嚴的厭惡、對生命價值的排斥，最後不就是惡性循環，對自身及社會造成二次、三次甚而更多更大的傷害。

二十六年的牢獄生活，筆者不獨體會到自身的軟弱，對人、事、物價值觀的扭曲，同時更深切體會到不同背景的在囚人士，同樣背負著不同程度的罪疚感，藉著這份罪疚感而重生者有多少？相信被這罪疚感牽扯到另一個犯罪漩渦的佔大多數！而這大多數刑滿後會到哪？不就是回歸社群。試想想，一群病患在社區中行走，最終的受害者是誰？也許有人會說：病患？把他們隔離不就可以嗎！然而真正為生命、為社會好的，是隔離？抑或是醫治？隔離只會加重社會的負擔、內耗；只有醫治才有新力量，新出路，康復的不是一群人，而是一個社群。

有人說：監獄中最易看見主耶穌，因為人在監獄中，最容易找回的就是天主放在我們心中的良知。當人犯錯後，良知就會發出痛斥之聲，愛、嗔、怨、恨、苦就會一步步進逼人心，迫得人

心潰不成軍，將人進一步推向自毀之路。但這就是結局嗎？人生就這樣終結嗎？若如是，「良知」不就成了魔鬼摧毀人心的利器而不是天主的恩慈之愛嗎？答案顯然是後者，良知喚醒人心，使之有力量棄惡而重生，這就是天主所喜悅的。

那到底在囚者為何不能對罪惡產生自我抗體，甚而自我醫治？甚至有信仰者都無法得到治癒，天主不是說過：實在，我要使你的傷處收結，療癒你的創傷嗎！（耶肋米亞書 30 章 17 節）那為何醫治不發生在他們身上！其實坐牢的人經歷的就是生離，甚而死別。縱然是咎由自取，心還是承受著此生無法忘懷的苦痛。先不說他們是否諱疾忌醫，根本要治療這份苦痛，既需要良醫，亦不可缺少良藥。奈何這份苦痛根源在於「心」，在於「靈」，試問良醫、良藥何處尋！

也許沒多少人留意在 1982 年 2 月 1 日，監獄署正式易名為懲教署，以反映部門重視犯人康復，及確立其未來的發展方向。1983 年 7 月 5 日，第一所青少年更生人士的中途宿舍「豐力樓」正式啟用，1984 年 8 月，第一所收容女更生人士的中途宿舍「紫荊樓」正式啟用。1986 年，香港考試局承認壁屋懲教所報考會考的所員為學校考生，可以在監獄內參加香港中學會考。同年七月，懲教署獲認可成為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執行處，並且在教導所成立支部，安排所員參與計劃。同年五月，香港島童軍 221 旅在教導所正式成立。1987 年 4 月，香港島資深女童軍 141 旅亦告組成。1988 年 7 月，首兩項的犯人假釋計劃「囚犯監管試釋計劃」及「釋前就業計劃」正式生效。1990 年 11 月 1 日起，懲教署更正式廢除體罰這項懲罰。而 1998 年 1 月 14 日懲教署更成立「更生事務科」，以統籌及發展犯人更生服務。由以上的懲教工作發展歷

史可見，除監禁以外，醫治早已是懲教工作的重要一環，特別是心靈的醫治。

筆者從一名死囚，轉而改判終身監禁，最後獲得特赦重投社會，期間同樣經歷了生、離、死、別，自我放棄的歷程，「心路」由憤怒、懼怕、退縮、逃避、自毀；繼而走向反思、自責、不安、擔憂、接受、重生。這一段幽谷之途正正就是醫治的開始，良醫是天主、是人；良藥是接納、是機會。

負面思維就是一服慢性毒藥，它的存在就會將平安、喜樂消失於無形，更甚者將生命引進絕路。還記得入獄初期，人對未來根本已不存在任何期望，「終身監禁」的刑罰就彷彿是一個路牌，當中印著的是兩個字：絕路！當年整個心靈就是被負面情緒所主宰，心裡充滿扭曲的憤恨、不合理的要求、甚至是害人害己的報復心！

筆者當然有想過逃出這個困局，但獨坐困局中根本就無力走出來，心病變得越來越嚴重，甚至想到了結餘生。尤幸天主說：是他赦免了你的一切愆尤，是他治癒了你的一切病苦。（聖詠集 103 章 3 節）天主沒有離棄獨坐幽谷中的人，祂會在合適的時候作出醫治。當年在困局時，筆者可說是什麼宗教也接觸，印象特別深的是佛教哲理的圓融，讓人的心境有著一份平靜，但筆者內心總還是覺著欠了什麼似的。感恩天主的安排，終於在祂的恩慈中，我找到了那欠缺的一角……愛與被愛！殘缺的心一直都不懂得愛人，更不懂得被人所愛！敞開的空洞不斷地流走著生命，人除了無助……還是無助。

在極度討厭周邊的人與事，甚至連自己也討厭自己，天主的醫治便悄悄然開始了。天主透過不同的人把關懷、愛都源源不絕地潤澤受傷的心田，更神妙的是，天主會透過苦難，讓人體會到苦難竟可以是一份化了妝的祝福，一點一滴地填補了那敞開的空洞。在過程中，人就像在曠野中的天主子民，上演著一幕幕叛逆、不忠、逃離、乞求、懼怕、回頭、交托；然後又再叛逆、不忠、逃離、乞求、懼怕、回頭、交托。最終還是仗賴於天主的恩慈走出了幽谷，雖然心還是有淌血的時候，但在天主的醫治下，傷口的痛會被平安所撫平。因為祂必醫好傷心的人，包好他們的傷處。

天主的醫治從牢獄中開展，但更生人士的醫治並不終止於離開懲教院所，而必需延續到重投社會的一段日子，筆者作為過來人，深切體會到這一份心靈醫治的重要性，因此筆者在重投社會不到半年，便決然與幾位天主教教友成立一個以同行為宗旨的更生機構「善牧助更生協會」。協會的理念是：以愛為本、以人為先、修和傳愛、整合新生。經年的發展，協會現時除了有義工到懲教院所探訪在囚人士外，還成立了一所更生宿舍「羊棧」，寓意「善牧尋羊，從不放棄」讓有需要的更生人士在重投社會的初期可以有一個暫時棲身的地方，逐步適應社會的步伐，遠離罪惡重過健康的生活。協會亦主張透過服務而作出自我修行，因此組成了一隊更生義工隊，並推行「服修行動」，即透過服務提升自我修行，讓更生人士可以透過義工服務融入社群，希望達到以生命影響生命的目標。

一個更生人士重投社會將會面對的問題可以五花八門，但綜觀可以分為三個範圍：歧視、自卑、自大。「歧視」是外在的問

題，自卑、自大則是內在的問題。人關心的總是外在環境，整日千方百計就是想改變它；但天主關心的則是我們內在的心境。

正如前文所說，一個合適的醫治必需要有良醫及良藥，就更生服務而言，良醫就是主耶穌的愛，並透過人把這份愛帶給需要者，而良藥則是「接納、信任、同行以及機會」。善牧助更生協會就是希望作為一個平台，讓主耶穌所派遣的人以愛成為良醫，以同行作為良藥，治癒有需要的兄弟姐妹。

善牧助更生協會現時主要服務分為兩個範疇：懲教院所及社區。院所內主要是舉辦宗教活動、關愛探訪、教育支援。而社區則著重於實務發展，包括為有需要的更生人士提供暫住宿舍服務、為更生人士適應社會上提供合適支援、協助找尋工作機會、鼓勵更生人士積極參與社會服務。

協會開辦至今只 5 年時間，但服務人次已超過 800 人，在一個如此細小的更生服務機構，能做出如此成績，除了是幾位員工及義工的努力外，更重要的是天主賜給我們的恩典。在服務過程中，不論員工及義工都不斷在經歷天主的醫治，在不同的個案中，看到天主的神妙救恩，看到破敗的生命變得不一樣，不禁想起聖言：我兒，你要注意我的訓言，側耳傾聽我的教導，不要讓她離開你的視線，却要牢記在心中。因為，凡找著她的，必獲得生命，他整個身軀必獲得健康。在一切之上，你要謹守你心，因為命是由此而生。（箴言 4 章 20-23 節）

作為一個微小的團體，沒有充足資源，過去經歷不同的危機，都仗著天主派遣天使來扶持我們，今後必然還會有各類的挑戰甚而危機，但更清楚的是，在更生服務中，天主的醫治必需繼續下去，這不獨是使命，更是「愛」。

良醫（天主）已經就位多時，良藥就在你的手上（接納、信任、同行以及機會），你願意為更生人士送贈嗎？

助更生需要的不單善長們的一分一毫，更需要你的支持。

想進一步了解更生服務，歡迎瀏覽我們的網頁：[gsrm.org.hk](http://gsrm.org.hk)

或聯絡我們：66557550